

书边梦忆



I267.1
J504-2

书边梦忆

姜德明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边梦忆 / 姜德明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6
ISBN 978 - 7 - 101 - 06711 - 8

I. 书… II. 姜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4040 号

书 名 书边梦忆

著 者 姜德明

责任编辑 李世文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5½ 插页 10 字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6711 - 8

定 价 29.00 元



目 录

- 1 厂甸的旧书摊
- 3 《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》
- 6 琉璃厂寻梦记
- 12 鲁迅与北京书贾
- 15 琉璃厂人
- 19 逛琉璃厂
- 22 《京师地名对》
- 24 林纾的《剑腥录》
- 27 劫后的京津
- 30 夏枝巢的《清宫词》
- 33 《三海秘录》
- 35 奉宽的《妙峰山琐记》
- 38 《西山集》和《凝碧馀音》
- 40 都门三记
- 43 《金陵卖书记》
- 48 《随园图》别记
- 50 毁书与访书
- 52 钱基博的油印小册

- 55 沪上访书记
- 61 香港旧书店

- 65 神田旧书店
68 丸善书店
71 买廉价书
——洛城访书录
75 我的藏书
78 冷摊得来
81 签名本的趣味(之一)
84 签名本的趣味(之二)
87 签名本的趣味(之三)
90 我的书账
92 卖书记
97 爱书人的肖像
- 104 王孝慈与鲁迅
109 知堂的旧物
112 周作人纪念集
114 巴金谈书
118 巴金与《夜未央》
120 阿英小记
126 唐弢的书话
130 赵家璧

- 133 孙犁印象
- 136 闲话黄裳
- 141 黄裳的题跋
- 144 李一氓藏书
- 146 检书忆故人
——记邓云乡
- 149 访书者
——记路工
- 152 叶灵凤与香港
- 155 长跑者
——诗人何达
- 159 戏迷萧铜
- 162 “八版”顾问
——为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作
- 166 我所认识的安岗
- 171 “我是一块瀑布”
- 174 谢兴尧
- 177 记白原
- 180 索画
- 184 赵景深与《微波》

- 186 太平洋上的小品
- 188 朱湘编《新文》
- 191 《长虹周刊》
- 194 储安平编《文学时代》
- 198 茅盾·巴金·《烽火》
- 201 臧克家与《大地文丛》
- 204 邵洵美与《自由谭》
- 208 唐弢与《丽芒湖上》
- 211 沈启无编《文学集刊》
- 214 北平《人民文艺》
- 217 丁玲编《长城》
- 219 邵洵美与《见闻》
- 222 沈从文与《现代文录》
- 224 “文坛的叛将”沈从文
- 226 吴晗和《自由文丛》
- 229 《同代人》文艺丛刊
- 231 关于曹禺的《艳阳天》
- 234 被人遗忘的刊物

- 236 后 记

厂甸的旧书摊

春节逛厂甸是旧京的一项民俗，从清代到民国盛行不衰。清道光杨静亭的《都门杂咏》里说：“新开厂甸值新春，玩好图书百货陈。裘马翩翩贵公子，往来多是读书人。”我一九五〇年到北京，只赶上六十年代初的新正逛过一回厂甸。那也是停办多年后恢复的。只见有卖纸糊风车、冰糖葫芦及各种百货的，已不见旧书和古玩。时代究竟变了。

鲁迅先生逛过厂甸，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朱自清、吴晗等更是常客。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散文《厂甸》，形容南新华街“东西路旁皆书摊，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，东边为海王村……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，厂东门内有火神庙，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”。这一年的新正十五天内，周作人一共去了四趟，还说与刘半农、钱玄同相比是小巫见大巫，他们也许每天都走一趟？刘半农标点，并请鲁迅作序的《何典》，朱自清介绍的清刻《伦敦竹枝词》，正是得自厂甸的冷摊。摊主们不谋而合，都不摆大部头书，自然形成了供货的特点，并形成传统，所以周作人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给友人江绍原的信中说：“厂甸书摊颇多，不知去看了没有，大抵

要找单本小册甚便耳。”单本小册找起来就要花费时间，然而可能发现奇书孤本，定价又便宜，这正是逛厂甸最吸引人的地方。谢兴尧先生也有回忆厂甸的两句联语：“搜求图籍春节难忘火神庙，结交书友日落犹恋海王村。”厂甸的书摊不知嘉惠了多少读书人，又不知满足了几代爱书人的藏书爱好。

我藏有一九二〇年七月北京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出版的《通俗教育丛刊》第六辑，线装石印一册，其中收有寿玺写的一篇《厂甸》。此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，也是绍兴人，还是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的本家。这篇实录正可满足人们想了解二十年代初鲁迅逛厂甸的现场环境。当时寿玺在教育部创作有寓言小说和科学小说，后来久居北京，常写诗词，并是燕市知名的治印人，即寿石工先生。

在寿玺的笔下，当年厂甸的游人水泄不通。海王村内摆满了桌凳，落花生、瓜子皮扔满了土台子。卖茶人还吆喝着：“歇歇，喝碗茶。这儿有坐，高坐雅亮，得瞧！”瞧什么，还不是看人挤人。海王村正北是商品陈列所的楼，东西廊是古玩字画铺，今天的中国书店仍保持了原来的轮廓。作者如此活灵活现地描绘访书者：“这部《字触》仿佛在粤雅堂丛书内见过，版本还好，但是二十元太贵了，薄薄两本书，又不是孤本，这么大的价钱，还能够买么？这部《元四家诗》，确是汲古阁本，五十元还可买得。这首一页两方图章，恐怕有点疑问，前几天在朱方吴氏斋中，见他藏书内一部似乎不是这两方图章，我们还得考较考较……天要黑了，我们去吧。”读到这儿让人想到：鲁迅先生会不会也挤在其中？

《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》

过去北京人春节逛厂甸，主要是为了买传统的民间儿童玩具，如布老虎、纸糊的风车之类，再有便是各种地方风味的小吃，如切糕、驴打滚等等。对于读书人来说，主要是逛旧书摊，或者也买一点小古董。当年鲁迅先生即如此。不过他不买善本书，小古董也只是着眼于陶制或泥制的民间玩具而已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停办多年的厂甸恢复过一次。尽管从和平门往南的大街禁止车辆通行，仍然是人山人海。我只见到卖小吃和纸糊风车的，还有大量卖日用杂货的摊子，不见一本旧书和一家古董摊，似乎已经失去了厂甸原来的特点。厂甸几百年来迷人的风采，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述中去领略了。

若干年前，我在旧书店偶然发现一本发黄了的小册子《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》，很高兴。因为据我所知，专门写厂甸的读物历来少见，此书问世也有年矣。

书的封面绘有琉璃厂海王村的正门图景，那规模与前些年中国书店的环境大体相似。迎面的灰色楼房当年是商品陈列所，现在楼下是卖书的机关服务部，楼上是办公室。东西两廊现在亦存，不过早

已改造过。我想，封面上的图景，正是鲁迅先生当年所见，不禁感到非常亲切。

本书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《平民教育》杂志的号外而出版，时为一九二二年初。作者王卓然是高师的教授。他对厂甸的调查，是在一九二一年夏历的正月初三至十五进行的。全书共分四章：首谈调查的目的；次谈考察的对象与所得，如关于商家、游人、车马的调查等；第三是从教育学的观点，研究厂甸出售的儿童玩具的有益与有害，以及对海王村临时陈列展品的批评；最后是对春节厂甸会的结论和希望。作者主张除了掌握书本知识，还应该读活的书，即从事社会调查工作。他举例说，当时北京各机关光吃干薪而不做事的“官胡子”极多，也许更值得公开调查。作者是以个人的微力来工作的，其间的困难可以想象。如当时被调查的商贩们因不理解他的用意，涉及卖货数额和盈利多少就很难讲实话了。

过去我们读清代文人写厂甸的竹枝词，也读了周作人、刘半农、朱自清等现代文人描写在厂甸访书的散文，总以为厂甸是以卖旧书为主。这次读了《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》，才知道旧书所占的比例很小。如这一年卖古董的摊档就有百余家，而卖旧书的摊子只有二十八家。更多的则是卖吃食、儿童玩具和日用品的。作者分门别类地记下经营后者的货品种类、户数、每日看守摊位的人数、售货的钱数等等，堪称前所未有的一次普查，于研究现代北京经济史的人可能有些价值。根据作者的调查，那时厂甸的游人每天至少有三万五千人，其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绝少，绝大部分还是经济上不太困难的市民。

涉及商人的职业道德问题，作者讲了一个有趣的实例。那时美国的杜威教授正在北大讲学，一日杜威夫人前来逛厂甸的古玩摊，作者自告奋勇地来当口译。结果一路下来反而未能成交，于是杜威夫人对他说：“我有个经验，就是一个外国人同一个中国朋友买东西，很难买妥。因为这些商人不愿在他们的同胞面前显出撒谎的样子，丢

了颜面。”当然，这只是一位美国太太对厂甸摊贩的评价。

我珍视这本小书的原因，还由于书前有邵飘萍为本书写的一篇序言。当然，他也是赞成社会调查的，序中说：“欲改造现实之社会，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。”他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“以教育家的眼光，偶著厂甸调查一小册，一般人视之以为微矣。但欲骤然得此亦真不易，且确信研究现实社会之事物，舍此外无他术。王君实开以科学的方法而研究现实社会之先河者也”。邵飘萍的这篇序言，以前未见著录，当是烈士的一篇佚文。至于作者王卓然，据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，回国后曾在东北大学任教。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他的《中国教育一瞥录》等专著。

琉璃厂寻梦记

现在，北京东西琉璃厂的一些老店铺正在拆除。

这里将要建成一座新的文化街，是适应外国旅游者的要求，听说还可以赚外国人的大钱。

那天，我站在海王村路口，往西看，邃雅斋书铺的房子不见了；往东看，信远斋的房子也不见了。它引起我的遥想，把我对琉璃厂的一些温馨的记忆一下子撕碎了。

我并不感伤。我期待着新的琉璃厂快快建成。旧的总要被新的代替，琉璃厂的确破败得可以了，人们要寻觅新的梦。

琉璃厂旧书肆形成于清乾隆年间，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古往今来，记载琉璃厂书肆盛况的不少，我记得最真切的还是鲁迅先生在这里留下的脚步。翻开《鲁迅日记》，你可以看到当他一九一二年到北京一周，便去逛琉璃厂了。从此时有所至，往往隔几天便去一趟，说起来总有几百次之多吧。

一九三二年鲁迅最后一次北返探亲，他还留连于琉璃厂书肆，并发现那儿的笺纸可贵，鼓动郑振铎同他合编了一部《北平笺谱》。我常想：鲁迅先生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整理《嵇康集》，拟编汉唐石刻，很

多零散的原始材料都得自琉璃厂，而鲁迅先生回赠于琉璃厂的却是不朽的研究成果，包括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珍藏的《北平笺谱》在内。只有鲁迅先生的眼光才能发现这些行将湮灭的民族文化精华。他还预言这部出自琉璃厂书肆的笺纸，可以走向世界而无愧，到三十世纪“必与唐版比美矣”。琉璃厂应该以接待过鲁迅这样的知音而感到荣耀。

当时身在北京的郑振铎也承认，他的目光的确不如鲁迅先生：“至于流行的笺纸，则初未加以注意。……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。”又说《北平笺谱》的印成：“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——由他倡始，也由他结束了这事。”这些话都见于郑振铎写的《访笺杂记》。

当我还没有到过北京而读到《访笺杂记》时，我便向往琉璃厂，做着畅游厂甸的美梦了：

“留连到三小时以上。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，朦朦胧胧的有些辨色不清。黄豆似的灯火，远远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来。我不能不走。那么一大包笺纸，狼狈不堪的从琉璃厂抱到南池子，又抱到了家。心里是装载着过分的喜悦与满意。……”

“那一天狂飙怒吼，飞沙蔽天；天色是那样惨淡可怜；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。一阵的飞沙，扑面而来，赶紧闭了眼，已被细尘潜入，眯着眼，急速的睁不开来看见什么。……”

鲁迅先生以为郑振铎的这些描写“是极有趣的故事”，也许引起了当年漫步于琉璃厂的回忆吧。

鲁迅先生忘不了琉璃厂。他和郑振铎先生完全依靠了个人的微力来发掘和抢救了这些国宝。

一九五〇年，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想着琉璃厂。我要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，去重温那些迷人的旧梦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来到琉璃厂，推开了一家店铺的门。

这条名街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陋巷，一片荒败破落的景象。

顾客不多，房屋低矮而阴暗，线装书散发出一股霉气，连荣宝斋也空荡荡的，店员闲得正在下象棋……我的梦破灭了，琉璃厂的盛况何在？多彩的文化宝藏何在？

这破败的景象是日伪和国民党摧残的结果，而我们刚刚进城，百废待兴，一时还顾不上琉璃厂。

多年来，我很少再到琉璃厂去。我感到琉璃厂同我所向往过的书肆有很大的不同，书铺越来越少了，这里已经变成一座专卖古玩和字画的小巷。旧书大概都被全国各大机关抢购一空了吧。当年，一些苏联专家常来这里搜求古玩，中国顾客无法靠前。到了“文革”当中，这些古玩铺、碑帖店索性都挂上只接待外宾的告示，自己的同胞连看一看自己的古董也不可能了。

鲁迅和周作人的藏本，大部分不是得自琉璃厂吗？

一本《碧血录》，是关于明朝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而被残害的纪事，吴晗一直把它作为珍藏书。这还是他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买来的。他在书末写道：“在厂甸巡礼，凡帙巨著，虽翻阅不忍释，顾终不敢一置问，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，价才三角。大喜，持归。”

朱自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。他诗咏厂甸：

故都存夏正，厂市有常期。

宝藏火神庙，书城土地祠。

纵观聊驻足，展玩已移时。

回首明灯上，纷纷车马驰。

目前的琉璃厂，只有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。但是，也很少能见到几本可心的旧书了。近几十年来北京古旧书行业的兴衰史，似乎还少有人研究。几百年来琉璃厂的旧书市场是不是就这样渐渐衰落下去了呢？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巴黎和东京都有旧书市场和专

卖旧书的书铺大街，未来的文学家、科学家很可能最初是从这旧书摊前起步的。我们正在提倡保护民族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，琉璃厂这地方不是应该吸引更多的人从这儿走向他们的理想世界吗！

十几年前，我在东琉璃厂的松筠阁配过解放前出版的几本文艺杂志，见过书店主人刘殿文先生。他满头白发，沉默寡言，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。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创刊于何年，终刊于何时，编者何人，中间是否换过编辑人，等等。如果你想细谈的话，他还可以告诉你，某一期刊印好未及发行便被查禁了，有的刊物某一期还再版过。他的记忆之精确，令人惊异，素有“杂志大王”之称。多年来他还结合业务著有《杂志知见录》稿本。琉璃厂旧书肆中就有这样的能人。

有一天，我碰见刘殿文先生的后人，现在是子继父业的刘广振君，承他告诉我他父亲经营旧杂志的一段掌故：

“我父亲刘殿文是一九六五年退休，一九七四年七十八岁时死的。我祖父刘际唐是一九四二年死的。松筠阁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几年，当然经营的是线装书。我父亲也是学徒出身，是个夹包袱的。您还不知道什么叫夹包袱吧，那时讲究给学者送书上门，把新收来的书拿出头本来当样子，送到人家的府上。五四运动以后新期刊风起云涌，我父亲的思想也紧跟潮流，注意到同行里还没有人留心此道，很多人也看不起这门生意。当时的旧杂志很便宜，又因常常遭到查禁，寻找不便，我父亲便走街串巷，四处搜购，每天天不亮就奔崇文门外的晓市了，从烂纸堆里挑拣期刊。慢慢别的同行知道他专收期刊，有了货便往他那儿送。他零收杂志却不零卖，专门为了配套。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少年中国》，以及《语丝》、《沉钟》等等，他都有全套的。

“我父亲是个做买卖的，但是他也爱国。日本占领北平期间，很多杂志都有抗日内容，全不能公开出售了，连存放这些杂志也非法。藏在哪儿才好呢？我父亲想了个办法，就大胆地把《东方杂志》等刊

物放在书架的最里层，外面又摆上一层线装书遮挡着。终于逃过了日本人的眼睛。

“多年来，我父亲把五四以来的每种期刊都留了一本创刊号，作为研究杂志的样本。到一九四九年已经存了创刊号几千种。几大厚本的《杂志知见录》稿本在十年动乱中也遭到劫掠，到现在关于文艺杂志的那一本仍不见下落。

“说起我父亲的经验，那时也无非是为了生活，如果在旧书行业里不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也许就不能求生养家。在我们旧书业有句行话叫‘单吃’，我父亲就单吃一行，注重经营特色。”

刘殿文先生当然有他的局限性，他终归是一位商人，但是公平地说，他也为搜集和保存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他所经营的松筠阁还印过一些有用的书，如有名的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》等即是。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厂还能不能出现新的“杂志大王”？

解放前，在琉璃厂学徒十几年，解放后又又在琉璃厂旧书店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店员们，现在还有不少，我以为他们也都是些经验丰富的能人。比如帮助《贩书偶记》的作者、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整理《贩书偶记续编》的雷梦水先生便是。近年来他又整理了已故藏书家伦哲如先生的著作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。到现在，他还保存着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。当年，朱先生鼓励他在琉璃厂不仅要学会卖书，还要拿起笔来写下所见所闻。雷君果然努力自学，写下了稿本《旧书过眼录》，于图书目录学也大有裨益。

那天，我在海王村碰到了雷先生，他手持一份讲义，正要给书店的年轻人去上业务课，每周两次。我心中为之一动，琉璃厂已经开始培养人才，后继有人了。

我真想告诉雷先生，在他讲课时不要光讲版本知识，也要讲一讲琉璃厂的历史沧桑，特别是外国人在琉璃厂的劫掠，以及唯利是图的书商、古玩商人们怎样帮助外国人盗卖我们的珍品。那时候，政府软弱腐败，日本人从清末便开始到琉璃厂来搜刮我们的珍本秘籍。到